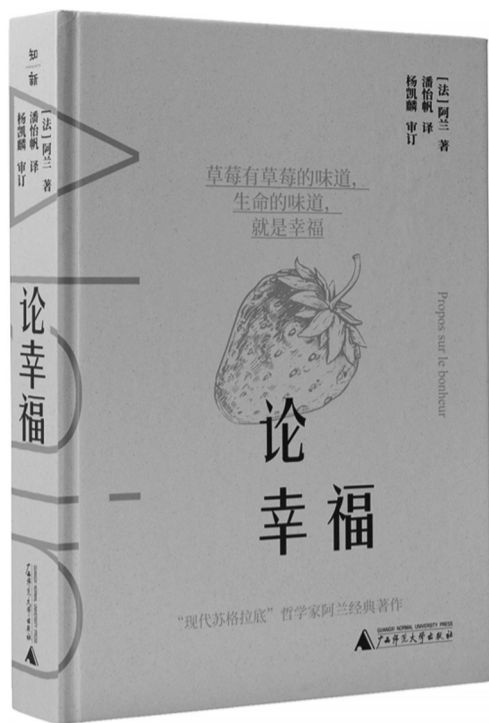


请用笑脸面对下雨天



《论幸福》
[法]阿兰 著
潘怡帆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抱怨

快乐毫无威望,它是年轻人的心境,而忧愁却位居高位,并且被过度尊重。

新年复始,这意思是说,太阳又要再度爬升至它的最高处,并且往下坠到它最深处的这个起点。我祝福你,再也别说着世界会愈来愈糟。抱怨“人贪财好利、爱享乐、无责任感、年轻人缺乏教养、偷窃、犯罪骇人听闻、人欲横流,又天时不正导致冬行春令”,这种类似的责难从人类社会形成的那天起便已存在。它不过意味着:“无论是我的肠胃或兴致都不再是我当年二十出头的那个样子了。”

倘若这只是抒发感受的一种方式,人们可以忍受这样的言论,如同忍受病人的忧愁一般。然而,语言本身拥有极大的力量:它夸张、放大了忧愁,像件外套披盖在任何事物之上,并从而导果为因,就像孩子将同学化装成狮子或熊之后,却开始害怕对方一样。

很明显地,若一个生性忧愁的人把自己的屋子弄得像追思堂,他住在里头只会愈显忧郁,因为那里的每样东西都叫他黯然神伤。我们的念头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因为一时的使性子,我们把每个人都当坏人,摆烂公共事务,而这个乱搞的结果最后会反过来使我们对社会感到绝望。绝顶聪明的人往往最容易使自己上当,因为他们的大放厥词往往似是而非。

最糟的是,这种毛病是会传染的,就像是精神上的霍乱。我认识一些人,当着他们的面,谁都不能说从整体而言,公务员比过去来得更廉洁、勤快。那些随激情起舞的人往往神态自若地侃侃而谈,令人动容的诚恳使他们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种时候,谁要是想站出来句公道话,谁就会被当作傻蛋或恶作剧的家伙。抱怨变成一种规矩,犹如社交礼节的一环。

昨日,一位挂毯商为了寒暄而天真地说:“季节全都打乱了。谁会相信现在是冬天?几乎和夏天没两样,谁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明明跟其他人一样,都觉得今年夏天热得出奇,却偏偏要这样抱怨冬天。不过,人云亦云更胜于事实。而且,你也别太信任这个正在笑话我的商人。因为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像1911那美丽盛夏的回忆那样,叫人记忆犹新。

我的结论是:快乐毫无威望,它是年轻人的心境,而忧愁却位居高位,并且被过度尊重。因此我认为应当要抗拒忧愁。不只是快乐是件好事,纵使这个理由已经足够,更是出于必须公正的缘故。因为忧愁总是滔滔不绝,总是强词夺理,总是不愿被公正地看待。

保持快乐的艺术

正因为下雨天,人们才更渴望看见快乐的脸。所以,请用笑脸面对下雨天。

应当教育孩子们保持快乐的艺术。这不是厄

运当头还要保持愉快的那种快乐艺术,那是斯多葛学派的专长。我指的是在环境还过得去的时候,在人生所有的苦涩仅限于小烦恼和小病痛的时候,保持快乐的艺术。

保持快乐艺术的第一守则就是,千万别到处向人诉苦,无论是过去痛苦的经验或者是现在遭遇的痛苦。应当把向他人描述自己的头痛、恶心、胃酸、肠躁,当作是不礼貌的行为。即使谨慎地选择措辞,这些话题仍是不礼貌的。遭遇不公或失望的情绪也不该对人诉说。应当告知孩童、青年,乃至成人这个太容易为人所遗忘的道理,那就是自怨自艾只会使别人感到难过;也就是说,这最终给他们带来不快乐,即使他们状似鼓励人吐苦水,或乐意安慰人。忧伤就像一种毒药,人们可能会上瘾,却对身体有害无益,最终还是得靠理智来战胜一切。人人都在寻活,而非找死。人人都在寻找那些活生生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心里开心,也总是喜形于色的人。倘若大家都朝火堆添火,而不是对着灰烬哭泣,那么人与人的交往该会有多愉快啊!

请注意,这些都曾是社交礼仪的法则。不能口无遮拦,确实会令人烦躁。中产阶级随后就把坦率而言带进社交风气当中;这是件好事,不过不能是大家聚在一起诉苦的理由,这只会导致更深的烦闷。把交往社群扩大到家庭以外是很有道理的。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往往会因为彼此过于依赖与放心,而使人们去抱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假使人们有心要取悦对方,这些小事根本就不会被提及。在权势者的周围玩弄手段很有趣,这种乐趣无疑是因为在这种时候,人们会完全忘却自己的小小不幸,而那些不幸要是抱怨起来,还真是没完没了的无聊。人们说这种工于心计劳神耗脑,不过辛苦会转变成欢愉,就像音乐家或画家所费尽的心血。而这些钩心斗角的人所获得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从小小的痛苦中被释放出来,因为他们没机会也没时间为此浪费唇舌。因此产生下述原则:倘若你不提起自己的痛苦,我指的是你的那堆小烦恼,你就不会老想到它们。

在这个我以为是保持快乐的艺术里,我还想要加上几项针对如何恰当运用坏天气的实用建议。在我写作时,恰巧下起雨来,雨滴敲响屋瓦,汇集无数涓涓细流;空气被洗净,像滤过了一般清澈,密布的乌云声色壮大。应当学会欣赏这幅美景。然而,有人说:“这雨会坏了收成。”另一人说:“泥泞搞得到处都脏了。”而第三个人说:“若没下雨的话,坐在草地上该多舒服啊。”这些话都没错,不过这些抱怨也同于事无补,倒是我被抱怨的雨水兜头淋下,回到屋里还不得安宁。殊不知正因为下雨天,人们才更渴望看见快乐的脸。所以,请用笑脸面对下雨天。

关心

所谓道德,就是千万别跟人说他脸色差。

众所皆知这个著名的场景,就是所有的人轮番对巴西儿(Basile)说,“你脸色苍白得厉害”,最后,他相信自己生病了。每当我置身在一个亲密无间的家庭中,那里的每个人都关心着其他人的身体状况,这就会让我想起那出戏。谁的脸色要是有点白或者有点红,他就该糟了;全家人都会开始忧心忡忡地追问他:“你有睡好吗?”“你昨天吃了什么?”“你工作过度了。”或者说些其他的安慰话语。接着就开始细数哪些人生了什么病,“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早注意与治疗”。

我同情生性有点怯懦和敏感的人,被家人以下面这种方式疼爱、宠溺、保护与照顾着。平常的小小不适,譬如腹泻、咳嗽、打喷嚏、打呵欠、神经痛,只要发生在他身上,就好像变成是可怕疾病的征兆,有关他疾病的任何进展,都在整个家庭密切的监控下。即使医生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很清楚,他绝不会劳心劳力地要他们不要过度担心,以免得反被当作庸医。

只要心里忧虑,就会开始失眠。我们这位想象的病人开始彻夜倾听他的呼吸,以便白天时可以转述他夜晚的状况。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验出病来,且人尽皆知;原本已经了无生气的话题会因为聊起他的病况而恢复生机。这个倒霉鬼的健康情形就像证券交易所里一只行情的股票,一下子涨,一下子跌,而他对自己的状况也或多或少有些理解。总之,他变成一个精神脆弱的人。

该怎么治疗才好呢?远离他的家庭,搬到陌生的圈子里生活。他们会有口无心地问候:“身体好吗?”只要你一认真相待,他们便溜烟地走远了。他们不会听你的抱怨,也不会用让你牵肠挂肚的关心的眼神看你。在这样的对应下,假使你没有瞬间感到失落,那么,你就痊愈了。所谓道德,就是千万别跟人说他脸色差。

国学之道(26)之思想观念

(4) 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尽人事,听天命”这两句话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话语。当然如果你只单独讲“听天由命”一句的话,必然会得出完全放弃主观人为努力,一切由外在力量所支配和决定的结论,然而当你完整说出“尽人事,听天命”以后,又当然会体味出这是在谈主观人为与客观遭遇的关系性问题,是在论世事有定,然绝无不变之理的问题。

从中国天人之学的思想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听天由命”“尽人事,听天命”是在“命运之天”的概念框架下所呈现出的思想观念。应该这么说,命运之天的产生是受到“以德配天”意义上的“神灵之天”观念的影响。或者说,命运之天是由非现实的神灵之天向现实的自然之天,本然之天以及心性之天过渡的一个环节。惟其如此,命运之天及其天人关系自然地带上二重性的某些特征。具体说来,在命运之天及其天人观中既有其宗教神学的意味,也有其非宗教神学的人文意味。

我们知道,西周的天命论是在神灵之天的意义上讨论神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它又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敬德保民”等思想观念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而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君王而言的,并认为君子所拥有的民意乃是表示上天(神)意旨。换句话说,上天(神)有着怎样的意旨,其根据乃是民意。这也就是《尚书·泰誓》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名句所要表达的意旨。天看到的就是百姓所看到的,天听到的就是百姓所听到的。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这里,仍然承袭着这一思想观念。在孟子看来,由谁来担任君王和拥有天下,那是“天与之”(《孟子·万章上》)的,即天给的。然而,天为什么要给这人而不给那人,那是根据民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要听从百姓的。因为百姓只拥护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管理天下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通俗地说,天让谁来做君王,唯有根据某人是否有德,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无德而把天下交给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明明他有德,且受到百姓的拥戴而不把天下交给他。这一观念还是“惟德是辅”,还是“天听民的”。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西周天命论到了孔子孟子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把天、命或说天命只看成是上天(神)的意旨和命令,也不只将上天的命令和职权局限在给不给君王管理天下的授受权力上,即天(神)不仅是授君权,而是将所有非人的主观所想、所愿、所做、所能支配和决定的存在、因素、力量等理解为天和命,或天命。文化的、生死的、富贵的以及规律性的等都被视为天之所命、天之所给、天之所遇。

孔子没有给这种存在的天、命、天命下一个明晰的定义,只是归纳了一些属于天、命、天命的事情和现象,并教育人要怎样对待它。但从孔子之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命”“天命”等概念已明显突破了神灵之天的范围,试图在必然性、规律性、使命性等意义上理解它们。在孔子看来,在自然中,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有一种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这种存在或说东西孔子称其为“天命”。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意思是说,上天如果不灭除这种文明礼乐,匡地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上天的使命,是向世人传播历史文化,任何人不敢把我怎么样。天命所系,使命所驱,责任所在,所以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孔子欲通过对“天”的地位及其力量的抬高来彰显文化文明传承的绝对性和神圣性。

在《论语》中孔子还与子夏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死生自有命运,富贵在于天意。死生属于人的自然现象,它与诸多人无法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紧密相关。富贵虽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似乎与人的主观努力不可分割,但儒家这里所要告诉人们的是,许多社会现象的发生亦是有多不是靠人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也有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在决定着人生的不同走向的。这一天命观是让勇敢地去接受和顺应命运的安排,要冷静接受哪怕是挫折的事实,不去抱怨,不去责怪,保持积极的态度面对命运的种种挑战。“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此之谓也。在孔子看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修养,是有德有才的君子必备的德行呢!“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此之谓也。

对于人无法选择的天数命运,要听由之,接受之;而一切所遭皆是无常,要因循之,制用之。面对这样的天命不可不知,不可不畏!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65)